

夜雨

美菲

同時失去了婚姻、家庭、雙親、愛女、財力信用，
那年我二十七歲。

這七年，Honey——我能勇敢的活著，就只靠妳雙
手的溫暖。

深夜的大雨，看著妳熟睡的的側身，隱隱約約還聽得見隔壁
深房孩子們翻身的聲音，我失眠了……望著昏暗的天花板，
聽著滂沱大雨聲，就讓往事歷歷浮在眼前……想起那一夜無家可
歸的我和一段刻骨銘心的歲月……

九年前，前夫利用了我的天真與善良，以我的名字開了一家
我完全無法掌握的水電工程公司，龐大的借貸，面臨連誰都無法
承受接二連三的跳票問題。變質的婚姻讓我失去了對丈夫的信
任、失去了財力信用，失去了公司，也結束了四年打罵的婚姻生
活。

妳的出現加速了一切的變化，加速了我的決定！在

打鬧的婚姻中，讓我無法自拔的愛上妳的溫柔、妳的安靜。

我們的愛情卻沒有如此幸運安靜的度過，前夫把怒氣出在妳身上，把我們還沒來得及穩定的愛硬生生的攤在陽光下。妳看著我前夫打在我身上的傷問我：「願不願意跟我走？」不顧親朋好友的反對，我勇敢的讓妳牽著我的手離開了那吵鬧的世界。

七年前大半夜在台北的小巷弄裡的啜泣聲特別清楚，站在家門口手握著鑰匙，卻有家回不去，因為母親反對我們的愛情，連門鎖都換了。打不通家的電話，才恍然明白兩老都已搬離，頓時我失去了雙親！也結束了二十七年一家閤樂的日子。

沒有離開過家的我，此時不過就像隻流浪狗無所適從，妳堅定的對我說：「我們在哪，家就在哪！」

那一夜，因為我身無分文、居無定所，孩子們被前夫家的人在無道別下直接帶走，剎那間我失去了一雙愛女！以為自己跟孩子僅僅只有四年的緣份，所謂骨肉分離，就是揪著心狂掉淚、柔

腸寸斷呀！

離開台北的最後一夜，雨中的我蹲在路邊連站都站不穩，身子無力靠著妳有力的肩膀，妳無言的嘆息，輕撫我的背。這樣的遭遇，妳不求我堅強度過，只希望我還能求生存的活下去而已！妳的不求，靜靜地品嚐我的堅強與韌性！

人就是這樣吧！念了一輩子的倫理與道德，此時此刻在心裡橫衝直撞，還沒看清是非對錯，便要嘗盡人間冷暖。

一路默默走來的艱辛，寫在妳我的魚尾紋上，閉著眼的妳，夢到的是什麼？有人羨慕我有個顧家的妳，妳說我跟孩子給了妳一個家。直到去年的五月，我們在此安定，這六七年我們搬了七個住所，像在逃難卻是逃得那麼優雅。我好奇的是妳如何能這般有力的帶著我一個地方換過一個地方？

誰又知道妳背後的身世？造就了妳一身得天獨厚的膽識！出生就沒有母親照料的妳，隨著父親一搬再搬，十三歲開始自己討生活。還記得剛認識妳的時候，中午要幫送便當，晚上在電子公司上大夜班，一身的房貸、車貸，重得讓妳連睡都覺得浪費時間。妳說那是右手的事，左手還有足夠的力氣牽著我。

起身看著窗外的大雨，眼前出現三年前的一幕——我在台中

大慶六樓窗邊的背影。那年就快花光妳所有的積蓄，妳還是沒敢上班，怕我一個想不開往下跳！閉眼，思念雙親，擔心那八十多歲的老爸爸的身子；睜眼，想念那兩個可愛的女兒，憂心她們的成長少了我的教養！日日夜夜，我痛苦的思念，讓妳想逃。

直到那一整年的寒暑假，孩子都在你親自來回接送下與我朝夕相處，重拾母女親情後，我的生命慢慢有了呼吸。

靠著一台電腦，開始著手網路拍賣的工作，接著修圖出寫真書，直到跨行餐飲業穩定求生。輕輕握著妳的左手，妳還無知覺的睡著。手都變粗了，辛苦了——Honey! 這四年來，從拿筆、打電腦工作，到拿鍋鏟、端盤子跨行餐飲業，我知道我活過來了，妳的手依然如此溫暖。

我把我能賺到的薪水全數無私交給了妳一起打理開銷，心裡欠的是一輩子還也還不完的情債！細細數著每一餐煮下來的餐費，妳說不用那麼辛苦煮飯省錢，我說我不想成為妳的負擔！

在堅強為自己努力安定生活後，妳提議爭取孩子的歸來。當下我流著欣慰的眼淚，很感謝妳的用心，但我無法確定自己會不會讓孩子成為社會的負擔，心裡總是忐忑。幸運的是我們還沒開始爭取，前夫家人因為重男輕女的守舊觀念立即同意孩子讓我帶

回來並且公證！

離開了大慶，妳帶著我四處找學校給孩子辦入學、找離學校近環境好的房子，為了給我們母女安心的生活。多少個夜晚，看著妳熟睡的姿態，心裡滿是虧欠！妳說妳是 T 有的是擔當與能耐！

就在把孩子接回來的那一刻，真正的親子生活立即展開！妳跟孩子們童言童語的對話，總是讓我笑個不停，我們一同出席孩子們的班親會、輪流握著孩子的手練寫字、陪孩子背英文單字、猜著不常用的成語片語幫孩子完成學校作業、孩子的游泳是我們教的、妳親眼看著孩子們學會騎腳踏車、一起幫孩子趕暑假勞作、抱著孩子看影片吃零食，可以在三十分鐘內四個人完成所有的家事。天呀！沒想到，我能在這些笑聲中活著。

在家裡，我們輪流扮黑白臉，一同操心孩子們的行為與課業。孩子們在學校有優秀的表現妳偷偷發獎學金、孩子做錯事妳無厘頭的說情；精心策劃每一個假期帶孩子外出遊玩、常常陪孩子們從圖書館借二十四本書來回，我知道妳同我一樣深愛著她們。

「把孩子接回來」這樣的決定是正確的！我們一起把孩子教得很好，她們的成長讓我們擁有第二個童年。

就在找不到雙親的這兩年，所有的朋友也因我是同志身份離我遠去，唯有靠近我的人，竟是 Honey 的父親！他那滄桑的面容，笑著同意讓我叫他一聲「爸爸」，跟我戴上了父女對戒，這般的溫暖輕輕的抹去了一些不幸的影子。

每每過年，孩子們都會隨著她們的父親到台北過年，這是我對前夫家的心意。六個年頭來除夕夜就只有我倆一起過，簡單的飯菜將我們緊緊繫在一起，大年初一互包紅包、生日無論再忙都會幫對方弄個蛋糕，這樣的相依為命，如何分得開？妳說我是個浪漫的女人總是把節日看得很重要，我不知道我們到底能一起度過幾個寒暑？所以特別珍惜我們能過的大日子。

在台中生活了兩年，尾隨著另一個幸運——是母親的諒解。從來沒有離開媽媽這麼久，即便結了婚還是住在家裡照顧兩老。這兩年，我總是不死心的在親戚冷言冷語中尋找父母的下落。直到她託人找了我的電話號碼，直到見了面，泣訴著一切的思念，看著安然無恙的我們，媽媽終於溫柔說話。這一年的過年，我們很開心，爸媽在台中替我們買了有車位的房子，媽媽說不能讓 Honey 的車沒地方放，由此可見媽媽接受了 Honey。

妳，是多麼有質感的女人！妳說，我們不富有，也要過得優雅；我說，口角難免，連吵架也要有分寸，所以我們的爭吵不能漫罵髒話更不能動手。所有的爭執經

協調後從不二過，這是我們的感情原則。

我常說，我才不是什麼同志媽媽，我只不過是離過婚的女人帶著兩個拖油瓶！一直到今年我們拍完婚紗照、妳替我戴上婚戒，以日月為證，我才認同自己是同志媽媽，妳知道嗎？只是台灣的律法沒認同而已，孩子也是妳的！多希望她們姓著妳的姓氏！妳的付出比她們的生父多太多。

窗外的風把我們過往的不幸吹得好遠好遠，雨停了，房裡盡是妳的鼾聲，迴盪在腦裡的是妳溫柔言語，輕輕撫著妳的背，沒想要吵醒妳，好想跟妳說聲謝謝，現在的我真的好幸福！近日，妳常常提起，往後有個萬一……我該如何生存？還記得妳曾差點就加保一個保險，後來因為受益人無法是我的名字而拒絕了，我們最後的決定就是把能存的錢分別在兩個戶頭，多麼期待一份合法的權益。

如今，我們扛起了彩虹森林，這是你賣掉了兩個房子剩下的利潤而買的店鋪。讓人汗流浹背的廚房，妳常常從身後抱著我，默默的訴說妳的不捨，卻也幸福。捨不得讓安親班剝奪了孩子們跟我們相處的時間，所以督導孩子們的課業也成為我們下班後的活動。我們堅持三餐親自料理，也是為了讓相處更真實、更親近，讓我們辛苦建立的家無時無刻充滿溫暖。

一夜的雨聲，夾帶著七年的回憶，妳沒看見揚起嘴角笑著的我，其實我真的很得意！我相信我們的未來比我手上的鑽石還耀眼！

女子有家

林瑪可

深夜，不知何處傳來壁虎接吻般的噁噁聲。我想到南部老家，說：「現在北部壁虎也會叫了，以前人們說，大安溪以南的壁虎才會叫。」

「牠們早就越過大安溪了。」台北長大的情人笑我少見多怪。

是了，一波波南部人北移多年，壁虎或許也隨之遷徙，在異地繼續唱著嘹亮的歌。

曾經我也是北上求學的一員，大學頭幾年住在學校宿舍，搬到外頭後開始租屋，過起游牧生活。一間間斗室，美其名為雅房，實則無異於囚室。畢業後好一陣子找不到工作，南部的家也回不去。炎夏，颱風來襲，一個人躺在鋪地板的竹蓆上，聽狂風暴雨搖撼四壁，彷彿也衝撞著內臟，質疑自己的生存價值。

找到第一份工作，並發生辦公室戀情在意料之外。她的租處極小，卻能容納我瀕臨潰堤的情緒泥石流。我們常並排躺在床上，她耐性極好，可以聽我呢喃一夜冗長沉悶的獨白。偶爾我也聽她敘述生命中的光采與挫折：大家族的傳奇軼事、有著小小缺